



琢玉生辉：潘玉良的传奇人生

还好这世上有种种宿命般的相遇，有种种石头般偏不认命的倔强，让她把自己从烂泥里拔出来，用一辈子把自己雕琢成器，在艺术的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。

□撰稿 | 姚佳琳

最早得知潘玉良这个名字，是几十年前黄蜀芹导演、巩俐主演的电影《画魂》的女主人公。她的一生，实在是太传奇、太适合被改编成电影了：从小贫困，父母双亡，被赌棍舅舅卖到妓院成了歌女，偶遇长官潘赞化替她赎身，从此开始习字学画；二十几岁考入上海美专，成了中国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学生。后来拿官费留法，进巴黎国立美专，又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——她是东方第一个考上这所学校的人，从此踏上了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画家的道路。



本次展会的展板，也是潘玉良最负盛名的自画像之一。

画中的“孤勇者”

年少时看这部电影，还是抱着猎奇的心态，对潘玉良的作品一无所知。这次有幸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亲见她的“琢玉生辉”作品特展，才以崭新的眼光，重新认识了这位艺术大师——

从法国回国在上海美专任教后，她因为不堪的出身尺素之间，传情达意。



和特立独行的往事受到狂风暴雨般的人身攻击，只好再次出国躲避。她的好朋友陈独秀在她的三幅白描人体上题跋：“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，入中国之白描，余称之为新白描。”这简单一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。

她的白描，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人体，线条里有书法的笔意，刚柔并济，后来被人叫作“玉良铁线”。跟传统白描不一样的是，她把西方写实训练里的造型和透视也带了进来，画出来的人体既有骨肉感，又有笔墨味。1940年代以后，她开始画彩墨——先用墨线勾轮廓，再用点彩和烘染填背景，把中国画的留白空间用西画的色彩撑满。我最喜欢的是她后期个人风格成熟后的舞蹈系列作品：《双人袖舞》《中国舞》，一个在巴黎住了大半辈子的中国女人，画的是中国民间的热闹——大红大绿，袖舞飞扬。中西合璧，横冲直撞地闯进我的心里。

特展中还展出了一辑不同时期的自画像。早期的还带着温婉和惆怅，到了1945年的《红衣自画像》，目